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四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升菴集卷四十三

明　楊慎　撰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託始於隱與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

公愛少子立為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徯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為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見聖人

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為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葢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為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灾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

牲乎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愼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

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偽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為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盜竊寶玉大弓八年得寶玉大弓九年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黄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

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銜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盜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盜祖虎之故智云爾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左傳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慆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慆憂也忘憂待時慆憂玩

時忘爲在下言也慆爲在上戒也

兩甄

左傳將獮爲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説桓玄好獮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沔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既而兩甄皆敗訪選鋭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裴邃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書傳

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爲字不知於軍何當也

九國

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壯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

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强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兹又可笑

程鄭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孔頴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将死

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為失常

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繞朝贈策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葢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趂韻之誤耳

隕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辯宋萬孝恭辯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蜮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解夢也

户字義

左傳屈蕩户之漢書王嘉坐户殿門失闌免顔師古注

户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户曰户禦門曰門也

九丘八索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為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為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歴叙文也九囿取育草木為義即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

鼓文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囿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囿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數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數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數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　注此年正月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　注此年二月　子産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

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崩於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乃妄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

大義澌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況易乃崇陽抑隂之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

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常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為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

行君子所不識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没之先而不可救於已没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皐陶有後

左傳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皐陶真不祀而蔓説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玄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

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臯陶子也以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

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逺逺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也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班彪說春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説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莒人滅鄫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能者養以之福

漢書律歴志載劉歆作三統歴及譜以説春秋引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熊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疆場

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得在疆場乃讀為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甚豈可謂

唐詩人便不敢議乎

鷸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為漁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雨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文奇儁如此按

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為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爲秦博士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爲枉死宜乎延篤答高義方書今茲以五經為鼎鼒書傳為籩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蚌脯也

克段于鄢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鄢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左氏云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是也杜預顈川鄢陵謬矣鄢陵非鄭地段焉得有兵衆乎郭知玄切韻云帝虎竝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脣齒

左傳脣亡齒寒葢古諺也戰國策作脣揭齒寒揭與寒叶韻揭叶音掀

公子賦河水

左傳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昭曰河水當為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袒衣衵服

裼袒衣葢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靈公與孔寕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注衵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為順衵與袒字畫相

似毫釐之差爾

天王居于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為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禺中

今俗云夜半子時雞鳴丑時平旦寅時日出卯時食時辰禺中巳日中午日昳未晡時申日入酉黄昏戌人定亥其言始于淮南杜預春秋注有之葢亦古矣孔頴達曰禺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禺中晡時日西食時也日昳謂蹉跌而下也

春秋例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葢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于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經有

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譬之術士推筭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升菴集卷四十三

升菴集卷四十四

明　楊慎　撰

周禮注

干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饔飱之屬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薫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

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愼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變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官用夾鍾于震之宫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其形以象

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觧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隷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没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

沒配為工樂雜户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葢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隷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歴為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

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觧備引之予又見王氷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歴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户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凉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

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録於此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眗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闒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隂之

句史記注引血於鞞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鉋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為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孔頴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

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愼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為井白虎通曰春祭户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户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即行也葢行井閒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為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即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彦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黄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月表

禮記云為朝夕必放于日月為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

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葢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夜

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為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宸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舩行數十里知為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為旦日

入一下為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即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葢古音也

量人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昏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詩所謂韓侯顧之是

也益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裝之盛橐盼媵御之冶容矣

羣妃御見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譎乎苟如此

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爾不知
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
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
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
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况古者人君圜丘方澤
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為禮至繁動輒三日齋
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
不為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經往往難信如此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葢古者一夫五畆之宅二畆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畆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賔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壯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氊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攢秘其音轉作盧而字作廬云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上着泥土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南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切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

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觧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簰

僕射

朱文公語録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葢起於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為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壯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按即今之捲篷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蔓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亂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爪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賔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閒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

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癸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

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黄道黄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刼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稍知禮義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

歆其可勝誅乎

積竹

周禮注殳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杸攢也毛詩竹柲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即今之攢竹法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

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腐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即間色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騄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禮祭統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

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葢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内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貍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貍首為節注貍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太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紮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

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貍首之詩元未亡也

禮不妄説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

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櫝弓稅人之稅愼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僈焉如不終日

儳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内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愼按儳焉如不終日即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俛焉日有孳孳可也儳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水澤腹堅月令十二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歳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乙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為世子止文王之為世子也○教世子止

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衛孔悝之鼎銘曰止此衛

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子貢問

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

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

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為多

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為

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為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總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為之辭石梁王氏云文王為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睇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荔挺出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為名者亦誤之甚矣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問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

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鍾馗即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益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録晉宋人名以終葵為名其後訛為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説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

言鍾馗為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尤為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真有其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即考工記

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為魚鼈故不獻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之爲鳥木落南翔氷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賔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

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壯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説出晉干寳宋人述之以為的論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䋲去夭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蛟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為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蜃

雉入大水為蜃蜃即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于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曰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㾓音書縮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古樂今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管絃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眥髮植穿冠因以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阮嗣宗樂論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

慷慨長息曰善哉予為琴若此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是以悲為樂者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亥就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按此所論甚正周子論今樂道欲增悲實本此言

陽樂陰樂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

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黄鍾陰樂㽔賔也

五音

樂緯動聲儀曰宫為君君者當寛大容衆故其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温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静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

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脅也又曰宫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宫是謂哀哀國之樂羽從宫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即為和不相生應則為亂也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宫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脣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脣開謂之徵其音倚倚戲戲然齒開脣聚

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角制

今制吹角以為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為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温屯中

堂夜吹角為司馬悟所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師曠師曠

師曠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

今之藝師有此乎師開事見晏子

京房沈重行律

漢京房行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行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鳧之脛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雹聲鞞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之銅鑼也

鼓刀中音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

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絲不如竹

馬融長笛賦云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為塤重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睆切錯丸梴彫琢刻鏤鑽笮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晉人絲不如竹之說本此禮記

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竹不如肉之聲本此然古人文字數十言不盡而晉人以八字盡之宜為知言稱賞也

回飆撾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搥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飆撾使視之云船入峽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飆移鼓摻策杖送孥音葢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鐘鼓鈴荻

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荻荻與笛同按穆天子傳注荻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夔鐘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鐘形如㪷斗匾而長一面凸為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為九乳古詩舂鐘九乳鳴疑此鐘應舂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辯

水經注云蘷鄉覩此可信云

水盞

戰國策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奏盆缻李斯上書擊甕叩缻薣不獨汲水且以為樂矣唐人之擊甌今之水盞本此

方響

司空圖詩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方響今世多不識

李允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樂書

云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脩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于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後周正樂載西凉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黄鍾大吕二均聲

空侯

空侯樂書云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其字正當作空侯今作箜篌加竹贅矣其器絲木二物與竹了無相干也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秦

箏琵琶阮咸之屬皆絲木相去僅未寸許惟空矦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矦之名或因此矦如漢大風歌三矦之矦亦一說也沈約宋書控㲪宫引第一商引第二以空矦為控㲪足知其說矣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兊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甕叩缶真秦之聲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

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於擊缶焉

變聲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閏徵閏即變也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

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于玄枵

蘆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名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

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解一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解二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解三今我聞蘆笙乃在闗南橋短歌和長謡從夕至清朝解四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解五

清溪五曲

琴歴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並

宫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廣陵散

散乃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

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應璩與劉劭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散平聲在寒字韵元稹詩酒户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興闌散是也彈音但見孟郊詩注

鳳臺鋪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韵英今遂寧鳳臺鋪其遺跡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詞云三絃玉指雙鉤草字題贈玉娥兒

繫爪義甲

妓女以鹿角琢為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箏詩停絃時繫爪息吹治脣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迸却玻瓈義甲聲

女樂本於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任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葢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輕廻其辭佩褫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壯里哉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為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絶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徳宗召之加奬異帝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徳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

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鐘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叶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

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辯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憒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姤前伍

强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樂工

北齊後主高緯耽愛音樂樂工曹妙達安馬駒皆封王開府隋煬帝時樂工白明達亦貴顯與北齊同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不從至五代後唐敬新磨郭門高之輩流獘極矣元制樂工為雲韶大夫職四品品在儒之上

升庵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升菴集卷四十五

明　楊慎　撰

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為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之此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為于前後將何述莫為于後雖美弗彰論幹蠱曰克蓋前愆

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至于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于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奈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責自脩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鳶飛魚躍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祥辯之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以實為虛幻以有為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

意非聖人之藴也嗚呼陳公此言鑿鑿乎聖賢之真傳不待曲說傍喻而切於日用是真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諱言之惟整菴羅公與之相合而未相聞也陳公仕為雲南副使有才幹尚氣節裁抑鎮守太監錢能為其中傷去官滇人至今思之其出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而人罕知憑虚者易高而摭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譽而特立者廢閙是可慨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録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鱍鱍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葢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録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録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焞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

矣伊川其言若此葢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𠌯之俚言商賈之市語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土音市語而變中

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世如喫緊活潑便辟近裏今不知為何語欲求易曉反為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

鬼神為德

中庸鬼神之為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如在言體

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祭祀鬼神也宋儒著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為神歸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為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為言也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蔽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

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神者聖人所不語葢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遊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説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解書如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勃亦能奏功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祠薦尚韭卵夏禴薦尚麥魚秋嘗薦尚黍肫冬烝薦尚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大

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黄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飾

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葢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黄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楢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宫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説也統之則為四時分之則為

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歳也慎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為何書何人也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悦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覿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

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説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説者不説夫子之仕非不説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絶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頼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

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今之說者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為固其所也素無

積學而登髙科人必曰不意至於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葢舜爲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詑齊也非詑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愽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為圓也足之四稜漢宫鳳闕效之以為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于

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𦗅魁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葢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葢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

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

譏變法同一旨歟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觧結者佩觿

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

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

路乃率爾以對先蹈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夫子哂之益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曾晳是時手方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乎爲國乎又見赤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蓋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漠之濱而忽

聞曾晳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至于三子出而曾點後益亦自知答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于

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為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所録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闢之矣程子之賢不及

孟子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㸃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為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為晳輩惜乎不知所以裁㸃之事而徒傳與㸃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㸃之意朱子曰某平生

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為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吕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顔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為心齋之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于顔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

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名亦欲往豈以不仕為髙者耶充黙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虚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鼔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為之厲階哉

陳恒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為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

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葢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為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為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竒節史冊之異聞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為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

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葢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主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曁益稷尤為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

予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予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横浦張九成之説殊為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

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無為而治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揚子法言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篡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

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揚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藴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為然矣當合而觀之

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共濟

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説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騧隨音馱騧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用我吾為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為東周乎葢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

亂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葢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王風首録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録變風于鄶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

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為東薪而道為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

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于東方是乎答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萇弘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

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存神之妙撥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為西周也或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答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況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為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況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為功反以張公室為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覿書者當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梁惠王遺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注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

乃廣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天下莫强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於秦史記及司馬公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係亦大且可合孟子之書宜書之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孟子小體大體之論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黄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

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為伯去聲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賢聖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慎
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
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
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
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
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
國語帝甲辭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尚

書遂以祖甲為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為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併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氷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内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既曉然矣今之説者猶以至次為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為是而孟子之言虚矣

配義與道

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髙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縁信師說太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滚出來一滚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久瑩文公語録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滚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

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滚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賸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為暢如此嗚呼是即合而有助之說之病也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馹也或問余驛與馹置與郵何分别乎余曰考之說文馹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馹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馹車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馹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馹聘問諸晉以上馹字見於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馹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馹為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

認駟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駟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於文義爲小異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益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驛若是步遞字何以從馬乎

塵字義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即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浮鋪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廛益辰為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可證

氓民字訓

氓之為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昬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新氓

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益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為氓此益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悦而願為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旦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葢嘗考之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為臯陶之子臯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為重以異姓為後武王凡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郕郜皆列為顯諸侯名𤼵亦以同姓為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

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益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為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説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道而

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於言益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為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

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不得已之有益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頤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嬋嫣雖貪如狼狠如羊蠢如豕虣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獘南之王謝

壯之崔盧雖貪狼蠢䖘皆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南之
幷韶壯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
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
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
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儒
註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是也

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葢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葢三王之治功為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

相天下者之標凖也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衆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尚書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為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為一人

之私徳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為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瞽瞍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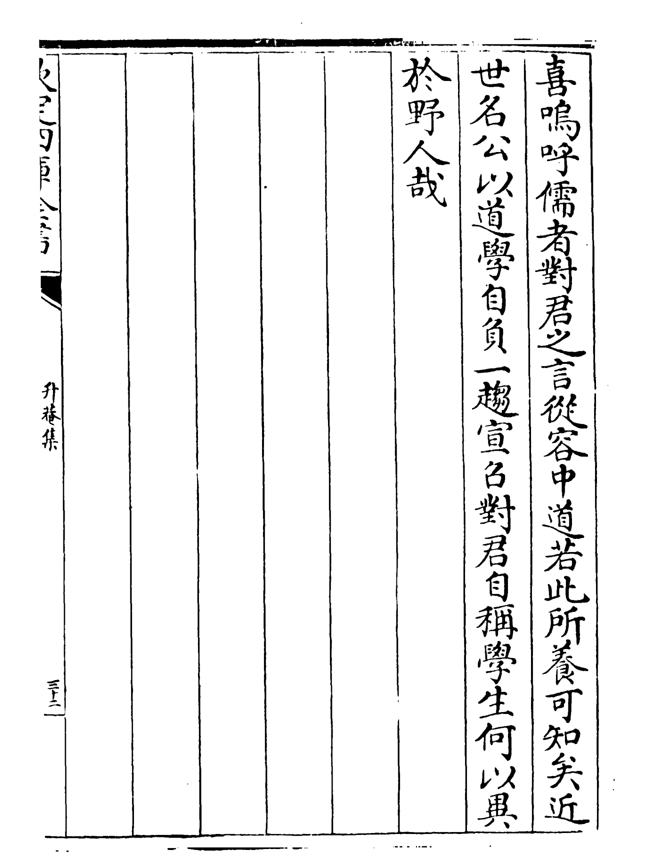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

日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為愈也予又思為之説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為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鶩之虎可媚也況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

遽抅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即使臯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寳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

尹和靖對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



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升菴集卷四十五